

LUIS SEPÚLVEDA
NOMBRE DE TOREERO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斗牛士之名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张力 译



对不起，汉斯。以前的那帮人会去找你的。
咱们地就再见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UIS SEPÚLVEDA NOMBRE DE TOREO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斗牛士之名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张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0800

Nombre de torero

by Luis Sepúlveda

Copyright © Luis Sepúlveda, 2000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t.,
Frankfurt,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牛士之名/(智)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张力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塞普尔维达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443-5

I. ①斗… II. ①路…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智
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825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3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43-5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我尊贵的朋友们：

里卡尔多·巴达

（因为他让我相信自己是个作家）；

巴科·伊格纳西奥·泰波二世

（因为他鼓励我致力于写作黑色小说）；

以及绰号“痞子”的海梅·卡萨斯

（因为他生活在最黑暗的小说中，却从未放弃过照亮别人）。

目 录

001	第一部
003	一 火地岛：空中的卡拉鹰
007	二 柏林：别了，我的潘帕
018	三 汉堡：生日快乐！
048	四 柏林：一个游击队员的黎明
059	五 汉堡：易北河畔的散步
083	六 柏林：商务晚餐
092	七 汉堡：思考的时刻
102	历史回述
107	第二部
109	八 万米高空：不眠之夜的思考
129	九 智利圣地亚哥：萨克森的胡桃夹子
143	十 火地岛：秘密
154	十一 智利圣地亚哥：生活的变化

169	第三部
171	十二 火地岛：最后的告别
175	十三 火地岛：不速之客
186	十四 火地岛：太阳落山
194	十五 火地岛：南方的长夜
204	十六 火地岛：狭路相逢
212	十七 圣地亚哥：最后的咖啡

第一部

早晚有一天，生命会置于我的面前，而我将出发上路，
就像一头雄狮。

——阿罗尔多·贡迪^①

^① 1976年5月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踪的阿根廷作家。

一 火地岛：空中的卡拉鹰

看到路边有个骑在马上的人，“潘帕之星”的司机双眼一亮。除了被汽车尖利的喇叭声吓跑的两只美洲驼，连续五个小时映入他视野中的只有笔直的公路。车的前方是路，左边是长着尖叶须芒草和卡拉法特树的大草原，右边是海。海水不停地咆哮着穿过麦哲伦海峡。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骑马人在大约两百米开外的地方，马很瘦，鬃毛浓密，正开心地啃着地上的草。那人一动不动，整个身子深深地裹在一件黑色彭丘^①中，外套大得连马背也盖住了，窄边的高乔帽遮住了眼睛。司机停下车，用胳膊肘抵了抵副驾驶。

“醒醒，帕切科。”

“怎么啦？我没在睡觉啊，先生。”

① 当地人的一种传统服饰。

“没睡？你的呼噜声大得都盖过引擎的声音了。有你这么个助手可真他妈的好！”

“都怪这条路，四周都是一样的景物，看得人犯困。对不起！您要一杯马黛茶吗？”

“你看，那个老家伙好像睡着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先生。”

汽车里的旅客被长途旅程折腾得快要散架了，一些人耷拉着脑袋在睡觉，另一些渐渐清醒过来的人在意兴阑珊地聊着足球比赛的失利或是一天比一天低的羊毛价格。司机转过身来，示意大家看那个骑在马上一动不动的人，然后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

“潘帕之星”滚动着车轮缓缓往前开，在睡着的骑马人跟前停下。马丝毫不为所动，照旧啃着地上稀稀拉拉的草。骑马人停在一个涂成红黄两色的奇怪的木质建筑物旁。这是一个搭在高出地面一米半的木桩上的鸽棚似的东西，差不多能容纳一个人在里面舒服地睡觉。

震耳的汽车喇叭声惊动了那匹马，它抬起脖子，扬了扬头，瞪着两只受了惊吓的大眼睛，猛地一转身，差点把骑马人甩下来。

“安静！安静点，蠢东西！”那人吓得喊道。

“醒醒吧，老家伙！我差一点儿就轧到你了！”司机在助手和乘客们的大笑声中招呼道。

“臭小子，你个混账东西！”那人一边拍着马脖子让它安静，一边骂道。

“别发火，气大伤身啊。让开些，我们要往邮筒里投信。”

“有没有我的信，小子？”

“谁知道，得你自己到邮筒里去找呀。”

副驾驶下了车，走近那个奇特的邮筒，打开邮筒的门，门上写着：五号信箱，火地岛。他从里面取出几个皮绳捆绑的邮包，还有一个印着智利邮政标志的大口袋。他拿着这些上了车，几分钟后又扛着一些火漆封口的包裹和一个邮政口袋下来了。把这些东西都塞进邮筒后，他故意很夸张地关上了邮筒的门。

“看看有没有人还记得你吧。”

骑马人看着“潘帕之星”开远了，它越来越小，直到成为大草原背景中一个模糊的点，这时他才刺了一下马，让它走近邮筒。

信上说：“对不起，汉斯。以前的那帮人会去找你的。咱

们地狱再见吧！你的朋友，乌尔里希。”

“好吧，该来的总要来的。我已经等了四十多年了，随他们什么时候来吧。”他一边嘟哝着一边又读了一遍手中随风飘动的信。

马被银马刺轻轻刺了一下，开始小跑，带着骑马人进入了大草原。草原上又高又壮的牧草在正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突然，骑马人拉住缰绳让马停了下来，双脚蹬在马镫上抬头望向天空。一对卡拉鹰正在高处盘旋。

“难道这些大鸟早已嗅出了厄运的气息？”他大声喊道，说罢立刻策马飞奔了起来。

二 柏林：别了，我的潘帕

我知道这封信肯定会经过一番辗转才能到达你们手里。但要知道，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而且任何与蓄意背叛沾边的告白都是不可信的。

我背叛了一个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认为，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并没有任何冲动的因素，所以我要讲出这一切。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汉斯·希耶尔曼和我在第三帝国的警察部队里服役。我们都不是纳粹分子，无论是在搜捕犹太人还是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中，我俩都没有什么突出表现。我们奉命在柏林看守斯潘达乌监狱的正门。

当时柏林的冬天是那么的寒冷，现在依然如此。为了御寒，监狱当局就在地下室里整出一间有暖气的小房间。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警卫就有个地方能休息一下，时不时地喝杯咖

啡什么的。我和汉斯在无数次象棋对弈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秘密愿望：有朝一日逃离这里，去世界上唯一的世外桃源——火地岛。我们收集了与这个世界尽头有关的一切信息，什么游记剪报啊，地理书籍等。我们贪婪地阅读着这些资料以填充自己的想象，算计着怎么逃走。我是萨霍尼亚人，汉斯是汉堡人。他在家乡的海员圈子里混得很熟，因此他不止一次告诫我说走水路相对安全些。我们甚至计划过开小差逃走，但终因没钱而未能实现。就这样，在那间有暖气的地下室里我们熬过了无数漫漫长夜，一边挪着棋子一边抱怨着贫穷——要不是穷，谁愿意穿这身皮啊。

我现在也记不清那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有那么一次，只有汉斯和我两个人在，我们壮着胆子捣弄开了一扇紧锁的门，它通向一个类似地下酒窖的地方。我们知道那是属于党卫军的，因为经常有党卫军军官进进出出，带来或带走一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我们费劲地打开门锁，想着进去找瓶葡萄酒或白兰地什么的，让枯燥的值勤有点乐子。结果我们只发现一些轻便的小包。我俩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一幅油画赫然展现在我们眼前。汉斯和我对艺术都是一窍不通，

但我们推断，既然党卫军会收藏这些画作，那么它们一定价值连城。我现在还记得汉斯当时说的话：“嘿，乌尔里希，看来咱们的旅行指日可待了。”

后来我们又多次打开那扇门去欣赏各种艺术珍品。带一件宝贝逃走的念头也曾多次令我们心动，然而一想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名画，我们就苦恼地止步了。如何确定它们的价值？又该把它们卖给谁呢？这且不说，一旦党卫军发现丢了东西，决不会轻饶偷画的人。我们一面琢磨着近在咫尺的巨大财富，一面却因为无计可施而深受折磨。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晚上。那天轮到 we 值勤，我们再次打开了那扇门。这回我们发现了一只包裹得非常仔细的木盒子。我俩十分小心地打开这只木盒子，没有折断钉子也没有在木板上留下任何痕迹。盒子里有个小匣子，不但层层包裹，还锁着一个结实的铜锁。锁上有这样一行字：“汉萨同盟劳合社^①，汉堡”。

① 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形成于十四世纪。劳合社本身是个社团，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保险市场，只向其成员提供交易场所和有关的服务，本身并不承保业务。

这把锁实在是太诱人去打开它了。尽管明明知道这会是我们这辈子所走出的最危险的一步，但我们还是逾越了雷池。匣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六十三块金币！

我俩大喜过望，拥抱在一起。终于，我们就要实现长久以来共同的梦想了。还是汉斯首先从狂喜中清醒过来的。他把金币放回匣子对我说：“乌尔里希，我们现在就得逃。这些金币的价值远非我们所能想象。我们逃吧，逃出去再计划怎么处理这些钱。那些人会上天入地搜个遍来找我们，所以咱们逃得越远越好。”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们抵达汉堡。汉斯果然和码头工人有交情。我们躲在那里等待着有艘船能把我们带走。在这段时间里，我才知道了许多汉斯以前从未和我说过的事，比如他参加过斯巴达克同盟^①。他还有一个兄弟参加了国际纵队的台尔曼旅，在西班牙作战时牺牲了。

码头的社会工人党人把我们藏在阿托那区的一处房子里。

我们在那里藏了三个礼拜，期待着安排中的那只船。我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于1906年组成斯巴达克派，1918年成立斯巴达克同盟，领导德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们计划躲在“雷布”号的甲板下。这艘满载木材的智利籍蒸汽船每年在汉堡港停泊两次。在我们苦等的那些日子里，我曾问过汉斯有没有什么主意来卖掉这些金币。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乌尔里希，你别想啦，我们卖不了的。除非战争结束，否则我们没法占有这笔财富。到那时候，看看这些钱的主人是否还要收回它们，或者我们把金币都熔化掉。我担心得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享用这些钱。”

一个夜晚，褐衫军^①找到了我们。

我不知道是有人告了密，还是我们的藏身之地早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目标，反正汉斯带着那些钱逃走了。

我在盖世太保的魔掌里遭受的种种折磨在这里就不需多说了。当我不再数得清落在他们手里已是第几个星期（也许是第几个月了）的时候，我可以肯定汉斯还是安然无恙的。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审问中我只肯承认在这次偷盗中我是同犯之一。凭借着当过警察的短暂经历，我深知只要我一天不向他们招供我同伙的下落，他们就不会杀了我。

① 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武装恐怖组织，即冲锋队。因队员穿褐色制服，又名褐衫队。